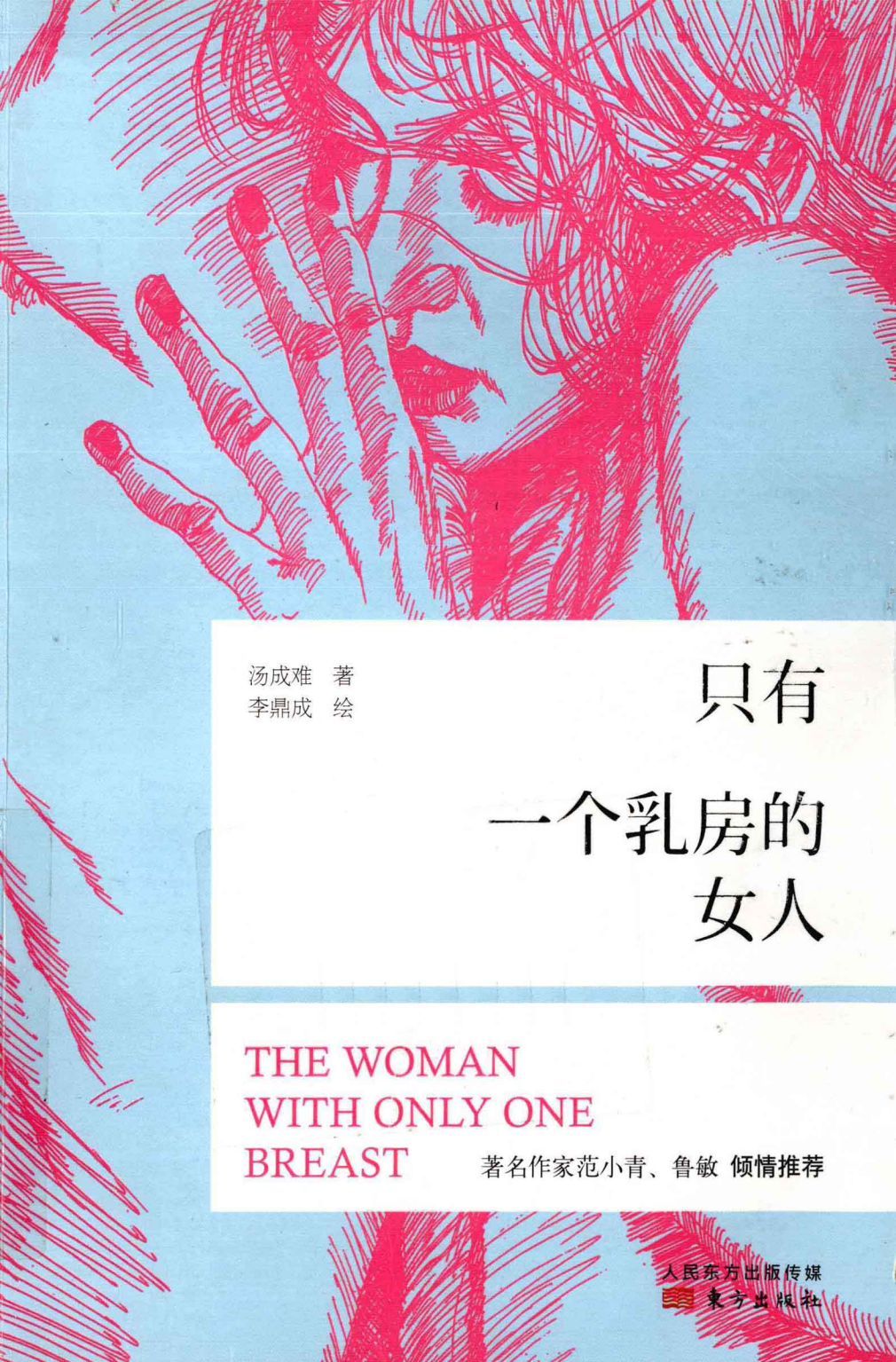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汤成难 著
李鼎成 绘

只有一个乳房的女人

THE WOMAN
WITH ONLY ONE
BREAST

著名作家范小青、鲁敏 倾情推荐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

只有 一个乳房的女 人

汤成难 著
李鼎成 绘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有一个乳房的女人 / 汤成难 著 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060-5998-5

I. ①只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17515 号

只有一个乳房的女人

(ZHIYOU YIGE RUFANG DE NÜREN)

作 者: 汤成难

责任编辑: 傅跃龙 傅 愈 王丽娜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875

字 数: 147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5998-5

定 价: 25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目录

乳房疑患	/ 001
情敌初现	/ 009
乳房分离	/ 016
泳池偶遇	/ 021
疑心情敌	/ 033
相见不欢	/ 039
因恨报复	/ 049
隐秘之事	/ 054
公婆来袭	/ 059
互诉秘密	/ 063
错综情感	/ 068
澡堂遭遇	/ 075
苦涩性事	/ 084

新春不欢	/ 088
忧见怀孕	/ 092
幸福隐瞒	/ 097
儿子失踪	/ 101
频繁相亲	/ 109
意外发现	/ 114
尴尬约会	/ 126
迅速离婚	/ 131
弥补之爱	/ 134
相见不欢	/ 142
冤家路窄	/ 148
夜半之乱	/ 154
寻子之路	/ 157
酒后真言	/ 168
少林之旅	/ 174
春去夏至	/ 180
精神恍惚	/ 188
相约告别	/ 196
谎言代价	/ 202
如梦初醒	/ 209

乳房疑患

她有一个习惯，隔些日子，就把橱里的衣服拿出来重新熨烫、整叠。她喜欢做这些事，支上架，展平衣服，熨斗缓缓前进，像前进在一片荒原上，然后从后面吐出的就是平整和光洁。

生活得有多细致，就有多热爱生活。熨好的衣服柔软得如一片纸，在她手中翻、折、合。每件衣服都记录一个故事，标记某个时间，即使有的放置多年，只要往身上一穿，那时的感觉就又像从水里浮上来似的。

她把一件米黄的圆领衫在镜前试穿着，棉质面料，领口开得很低，胸前有两颗黑色纽扣，像要叙述这个故事前的一个冒号。

那是三年前生日，李一波特地从大连带回来的，她兴奋得尖叫。并不是衣服本身令她尖叫，而是因为“特地”这两个字。李一波是一个比较马虎的人，对生活缺乏细致，尤其表现在购物上。她把衣服穿上，认真地欣赏，像品味李一波在挑选时三至五分钟的心情。衣服很合身，尤显身材，双乳把衣服撑得很满，

像一对包裹不住的鲜熟桃子，她在屋内来回走动，屋内便荡漾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，那是欲望的味道，这味道把屋子撑得满满的，把李一波的胸腔撑得满满的，把他体下的活儿也撑得满满的。

所以她记得这件衣服，但现在，仍在这面镜子前，她的心头隐隐掠过一丝无奈和惊讶。衣服还算合身，但领口处明显有些松垮，乳房似乎受不住地心引力，悄悄坠了很多。丰满结实的胸部哪里去了？

脱下衣服，她对着镜子认真地看这具身躯，皮肤还算光洁，线条还算动人，像一只沙漏，中间细小，两端宽大。上端的宽大处是双乳，下端的宽大处是屁股，她仿佛看见上端的脂肪，正通过中间细小处不断往下漏着，原先藏在乳房里的脂肪，日夜不停地往下跑，那对鲜熟的桃子在逐渐变小，像被秋霜打过，有点蔫。

这一两年来，她几乎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身体，没有关心一对桃子的四季变化。她的记忆似乎只停留在三年前娇翠欲滴的喜悦里。于是她像一个桃园的主人似的，突然开始责备自己的疏忽和不用心。她用手托起它们，有些百感交集，手指轻轻抚摩着，顺着乳房的圆形不断绕圈，像果园的主人踱步在果园里一样，像视察这片土地的良莠一样，像感受秋收后果园的衰败一样。总之，她的内心感慨颇多。

突然，左手的无名指触摸到了什么，果园主人停下脚步，用脚感受着土地之下的异常情况，来回踱着，反复，犹豫，踟蹰，她分明感到了手指下的一个硬块，一个蚕豆大的硬块。她调兵遣

将，赶紧将右手派遣过去，一同协助左手侦察。手指来回地移动间，难过、害怕、恐慌，瞬间就撑开了她的口腔。

女人江娜娜跌坐在床边，几分钟前，她还沉浸在对生活的热爱之中，几分钟后，她分明感到生活并不那么爱她。她觉得她的世界顷刻间就塌了一角，自己正被埋葬在一堆瓦砾之中，黑暗向她扑来，呼吸慢慢变重，耳朵里有挥之不去的嗡嗡声。她想呼喊，四周却空寂无人，她只好把身体蜷得更紧，两只乳房像受了惊吓的小兔一样，安静地躺在她的怀里，她不敢用手去摸，恍若只要一摸，那颗地雷一样的硬块就会把她炸得四分五裂，江娜娜也就是那么一想，然后就哇地哭了出来。

江娜娜首先想到的，是给丈夫李一波打电话。不管从哪个方面，她都认为唯一且长期光顾她桃园的李一波，此刻应该站在她身边。

江娜娜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带着沙哑，她说，李一波，你在哪里啊？

电话那头很吵，李一波正在麻将桌上奋战，他说，跟朋友玩一会，啥事呢老婆？

江娜娜半哽咽着，有些语无伦次，你快回来，我怕，刚才摸到乳房里有个硬块，我怕是……

她没敢说完那三个字，那一刻，脑子里迅速闪过以前的一个同事，老家的一个邻居，还有电视、报纸上铺天盖地被那三个字折磨的人。

李一波说，没事的老婆，不会有事的。然后又连忙向牌友补上一句：碰，一饼。

在丈夫李一波看来，只有天塌下来才叫大事，其他的一律算不上，更何况江娜娜说的小硬块，那怎能算个事呢。李一波总是认为，人一生短暂，快乐的时候就应该尽情快乐，比如此刻搓着麻将，不应该被一些还不明真相的事情扫走快乐。还有一点，他一直认为江娜娜的那片桃园气候适中，风调雨顺，即使有个小硬块啥的也能自生自灭，然后再继续风调雨顺。于是他捻灭了烟头，认真地对江娜娜说，别多想了老婆，肯定没事，不放心明天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啊，一会完了我就回去。

电话那头传来一片洗牌声，李一波匆匆挂了电话，江娜娜的心情也被那燥人的声音，给洗得七零八碎。

零点的时候，李一波回来了，披着一身夜色。一上床就不住地解释，走不开，走不开，被哥几个拉着又续了八圈，唉。

李一波没回来前，江娜娜一直睡不着，躺在床上胡思乱想。空荡荡的屋子，和粘在身上的小地雷，让她感到十分害怕。江娜娜盼着天快点亮起来，盼着李一波快点回来，她辗转反侧，哭一阵停一阵，泪腺像失去控制一样。

月光从窗帘的罅隙里透进来，水一般的清澈，她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夜晚，也是这样清澈的月光，江娜娜洗完澡，坐在院子里纳凉，母亲把她叫进屋内，显得有些慎重和神秘。母亲从衣橱里拿出一件白色小马甲递给她，说，穿上吧，长大了。江娜娜知道这个小马甲名字叫做胸罩，穿上它就意味着自己是一个女人，于是心里一阵激动，甚至有些感慨，胸腔内似乎要涌出千言万语，她的母亲也是，仿佛藏着若干要说的话。两个人都没开口，将一切波澜都埋藏在眼神里，埋藏在相互交接的动作里，江娜娜



她用手托起它们，有些百感交集，手指轻轻抚摸着，顺着乳房的圆形不断绕圈，像果园主人踱步在果园里一样。

尽量掩饰兴奋和羞涩，那一刻，好比比赛场上接过了接力棒，好比老师授予了少先队的红领巾。总之，激动、神圣和兴奋，却又不能显山露水。

江娜娜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认真且费劲地穿着，这是用母亲的胸罩改的，白色的棉布洗得有些透明，她看到小马甲下微微凸起的乳房，像一对小桃核一样。夜里，江娜娜醒来几次，因为小马甲穿着并不舒服，像吊在身上的小号衣服，但她能忍受并且会习惯，她伸手不住地摸摸小马甲和马甲下的小桃核，像果农查看土地上的种子似的，期待它早些发芽。江娜娜看着窗外，露出牙齿笑了起来，白牙闪出的光芒辉映着月光。

再后来，小桃核破土发芽了，也像是突然某一天，江娜娜发现被小马甲勒得有些难受，喘不过气来。于是母亲给她新买了一件粉色的胸罩，也就是那一天，江娜娜发现她的双乳像绽放的一对粉色桃花。

再往后，桃花结了果子，开始圆润起来，托在手中沉甸甸的，桃子慢慢熟透，把皮撑得白嫩而诱人。江娜娜工作后给自己买过很多胸罩，有白色，有粉色，有蕾丝边的，还有蝴蝶结的，像栖息在鲜桃上的一对透明薄翅，正欲带着乳房展翅飞翔。

认识了李一波后，仿佛无人问津的桃园有了生机，她从没见过这一对鲜熟的桃子如此昂扬和蓬勃，跳跃在她的胸前，压了群芳。李一波和江娜娜是经人介绍的，一见钟情，准确地说，先是对她的丰乳一见钟情。初试云雨的那个晚上，李一波紧张而虔诚地解开她的胸衣，从他幸福而垂涎的眼神里，她读到了满足。一对健康的乳房是多么地重要，它能带给两个人满足和幸福，江娜

娜记得李一波爱不释手的样子，来回抚摩着，不知道该青睐哪一只，好像孙猴子走进了花果山，满山的鲜桃不知如何下口。

原来，女人的乳房就是男人的花果山。

李一波把手探进他的花果山里，说，老婆还没睡啊？

江娜娜没有说话，思想还沉浸在刚才的或喜或悲中。

李一波一边抚摩，一边把脸凑近，什么硬块啊，我来摸摸。

他匆匆摸了一圈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说，老婆，没东西啊，好好的嘛，肯定是你胡思乱想了。然后翻过身，压了上来。

江娜娜还没缓过神，心里仍在憋屈。她嘟哝说，我害怕，老公。

李一波说，不要怕，我没摸到嘛，明天去医院检查吧，多大事呢。李一波迅速褪了衣服，刚要挺进，江娜娜突然悠悠地说道，怎么不害怕，它长在我的身体里，现在乳房有病的人多得很，上次我去浴室洗澡，看见一个女的，就只有一个乳房，吓死人了，平平整整的，像被推土机推过，只留下几道暗红疤痕……

李一波胸腔里不由得迸出一股气，嗓子口“噢”了一声，小肚子一用力，就从江娜娜身上滑下来，顿时兴致全无，浑身的欲望也随一颗响屁给排泄了。

那一夜，江娜娜几乎没睡好，一是因为李一波的反应，令她有些生气，二是那颗小地雷，搅得她心神不宁。临天亮时，江娜娜做了个梦，梦里她和伙伴们去一片桃园，正是丰收的季节，枝桠上缀满鲜熟桃子，饱满，个大。江娜娜站在一个桃枝下，突然看见桃子上已有个硬币大小的腐烂，腐烂处又爬出一个虫子，软绵绵的，正在蠕动，她吓得连忙扔掉，然后去摘下一个。然而，

所有的桃子都已腐烂，虫子从里面悠哉爬出来。江娜娜赶紧找伙伴们，却发觉身边悄无一人，整个桃园安静得要命，没有一丝风吹草动，突然，腐烂的桃子开始啪嗖啪嗖往下掉，像下雨一样，砸在江娜娜的身上。她一边拼命往外跑，一边尖叫——

当被李一波推醒时，江娜娜的脸上早已像被暴雨扫过，泪水淋漓。

情敌初现

江娜娜没吃早饭就去了医院，李一波没有陪她，临走时一脸为难，说，那地方，全是女人，我去了多尴尬。再说，老婆，你的，肯定没事。李一波的眼神和他的语气一样铿锵有力。

一路上江娜娜想了很多，按理说，本该强力要求李一波陪她的，但她也不想太隆重，生怕一隆重，那三个字就会隆重地扣在她头上，她希望检查结果像李一波的话一样，轻描或淡写。

乳腺科的走廊里坐满了人，江娜娜找了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坐下，眼前有来来回回晃动的身影，她索性闭上眼睛，把脑袋靠在椅背上。当她睁开眼睛，突然，就看见了墙上那幅图像，图像上是一个女人，女人裸着上半身，一个该安放乳房的地方，被圆形的疤代替，另外一处，一只乳房孤伶伶地矗立着。江娜娜感到嗓子一阵痉挛，一股酸水往上涌。她想起梦里的桃子，突然感到呼吸困难……

江娜娜。导医喊道。

江娜娜混混沌沌地站起来往里走去。

坐在对面的男医生问，哪里有问题？

江娜娜迟疑了一下，之前想好的词句都跑得无影无踪。她想从昨天傍晚说起，说自己的左手触摸到的那个硬块；她还想从很久之前说起，说她的这片桃园曾经是怎样的风调雨顺。当想说的话像无数只飞虫在嗓口争相而出的时候，一只就先挤撞了出来。

——我也不知道它出了什么问题。

的确，江娜娜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的问题纠缠了她一夜。男医生看了看空白病历，用笔写上日期，然后搁下笔，问，之前没做过这方面的检查？第一次么？

江娜娜点点头。

你先躺到床上，我检查一下。对方声音很温和，像一涓溪水。他的手有些凉，江娜娜感到一阵羞涩。

这里疼吗？医生询问着。

哦，不疼，江娜娜回答。

这里呢？这里疼吗？他继续问。如果说李一波关心的是桃园果实的鲜熟程度和味美如何，那这双手就是检测桃园的地质情况和土质良莠。

医生，有问题吗？江娜娜小声地问，声音忐忑不安，漂浮在空中。

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手指从左边踱到右边，又从右边踱到左边，一圈一圈，或急或缓，或走或停，似乎在沉思与冥想，在疑问和确定。

她感到内心深处有东西在颤抖，而且在活动，想要挣脱浮出

表皮。那是紧张的感觉，像埋在皮下的气泡一样，随着手指的移动而动。她努力撑开耳朵，去搜寻一切响动。走廊里有踢踏踢踏的脚步声，像钟摆，催促而焦躁。她还听到远处汽车的鸣笛，忽远忽近。她想，这些离她是多么远啊，那些声音构成了人们的生活，她迫切地想回到那里——

好了，可以起来了。男医生说着洗了手又坐回原处。

有问题吗？江娜娜跃起身来，急切问道。

没什么问题，只是一点乳腺增生，别担心。

哦，江娜娜愣了一下，有些语无伦次，我的没问题？是好好的？它不是肿块，不是问题。

一点小增生，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规律的饮食和睡眠，定期检查，还有，平时多一些运动，羽毛球啊，游泳啊，洗澡时可以对乳房进行自检和适当按摩。

嗯，嗯。江娜娜不住地点头，便起身出门，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，折回来，索要了一张名片。名片上的名字叫马赫，主任医师，某省抗癌协会理事，某市乳腺病协会会员。

马赫对江娜娜说，我每周五门诊，其余时间都在病房，你若有问题可以去病房找我，或者直接打电话也行。

江娜娜面露喜色，点了点头，然后握着名片像握着尚方宝剑一样离开了。

出了医院，江娜娜没有直接回单位，也没有急着把检查结果告诉李一波。她认为，李一波这个时候应该主动打电话来关心一下。

整个下午，江娜娜就坐在图书馆里，查看一些有关乳房疾病

的资料，然后在街上似有目的又似无目的地逛着，她在一家内衣店停了下来，给自己挑选了一件粉色和一件黑色内衣。她在试衣镜前认真试穿，昨天，也是这个时候，她被恐惧层层包围，而现在，她发现，这对乳房又活泼起来，像开在初夏的一朵花，娇羞地藏在粉色里。

刚出内衣店，李一波的电话就来了，李一波说，老婆在哪啊？在外面。江娜娜含含糊糊地回答。

哦，别回家了，赶紧到花园饭店来。

江娜娜问什么事，李一波在电话那头神秘一笑，说，你就是了，我请客，庆祝嘛。说完便挂了电话。

江娜娜一阵纳闷，但只是一瞬间，就觉得自己错怪李一波了，想起早上李一波的话，不禁笑起来，谁说不关心哪，人家早就神算到乳房没事嘛。

到了饭店，211包厢，推开门，已围坐了一桌，五男四女，李一波坐在主宾的位置上，正谈笑风生，指点江山，一桌人见江娜娜进来，都有些意外，参差不齐地说道，咦，大嫂来了。

称她大嫂的几个小伙是李一波的同事，江娜娜见过，跟李一波都是汽车维修部的，几个女孩的面孔倒是有些陌生。江娜娜没想到李一波为庆祝而整这么大动静，笑容在脸上僵了起来。

李一波说，这几个你不认识吧。然后指着几个女孩。她们是汽车销售部的，红红，芳芳，萍萍，蓉蓉。

名字起得跟K房小姐似的，江娜娜心头泛起一阵不快。几个女孩也朝江娜娜点点头，嘴角只微微牵动一下。

李一波仍兴高采烈，说，老婆，你不知道哪，今天多亏了她